山河故人

□ 焦海民

站在黄河老渡口大庆关河滩上，七月的阳光把河水晒得发烫。

此刻，身后的关中平原，热浪正裹挟着黄土的气息席卷而来。我循着一本泛黄的拍摄日志，踏上寻找陕西军人抗战足迹的行程。“那时候的河水比现在急多了。”一个抽旱烟的老汉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。他眼里闪着奇异的光亮：“我爷爷当时看见过，那天早上当官的喊‘过河’，没人应声。后来孙军长和卫兵来了，就说了三个字——‘跟我走’，船就一艘一艘地向对岸划去。”

那是2005年拍摄一部叫《浴血中条山》纪录片时的日记，20年过去，纸已卷边、泛黄，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。但那些用蓝黑墨水记录下的文字，却像一把钥匙，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血与火年代的大门。

河对岸就是山西，连绵起伏的中条山隐约在眼际。87年前的那个夏秋之际，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的三秦子弟兵，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。我想象着那个雾气弥漫的清晨，他们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，踩着黄河滩泥走向渡船。有年轻的军人回头望了一眼家乡方向，那里有他执手相别的刚刚过门的媳妇，还有年迈的父母，更有母亲连夜赶制的布鞋——鞋底还沾着村路上的黄土。

如今，山还在，河也在，他们的身影却早已融入山河之间。

那是一次沉重的行走。

一入平陆，黄土沟壑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般纵横交错。沿着日志记录的路线，首先来到平陆八政村。七月的阳光烤得人喘不过气，土墙下的影子像倒伏的旗帜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带我们去寻找赵寿山将军住过的老屋——已经塌陷的土窑洞。阳光透过木格窗棂洒在土炕上，老汉指着炕头说：“将军就坐在这儿，吃了我娘蒸的窝头，还帮着扫院子。”一时间，我仿佛看见当年那身穿灰布军装的将军，弯腰在院里用笤帚扫地，身边是一群笑着唱歌的士兵。欢歌笑语的士兵呀，有多少人最终没有回来，而那午后的阳光、院子、山西的老乡，

还记得他们。

在当地有关人士陪同下，我们找到洪池乡西郑村的玉米地边，辨认着一块风雨剥蚀的砂石碑——人们都称之为“后死碑”。“陆军第177师1059团第3营阵亡烈士纪念碑”，这是碑上的字迹，正面“为国捐躯”四个大字仍旧清晰，碑体残破，碑阴密密麻麻刻着名字，有些已经模糊得看不清楚。我想起有老兵曾经告诉我，那些过河的士兵，每人的筷子上都刻着“举箸不忘国耻，每饭必念民艰”的话。这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一种刻在日常的庄严。

芮城马家崖，是最让我震撼的地方。

站在崖顶，黄河在远处泛着铜光。当地人说，那年战斗最惨烈的时候，有百余陕西兵在这里弹尽粮绝，集体跳崖殉国。崖壁上仍有几处焦黑的灼痕，是当年手榴弹爆炸的痕迹。我用手摸过一块泛红的岩石，冰冷粗粝——它是否沾过某位战士的鲜血？离开芮城时天正下雨，雨丝将山川染成了灰色。中条山仿佛披着一层轻纱，静默无语。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，我在心中默默数着那些路过的村庄，想象那些穿着草鞋、扛着步枪的年轻士兵曾经也走过这条路，带着不知归期的信念，走向子弹与血火构筑的战场。

然后，遇见高平“十七师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”。

60多年过去，它依然矗立在晋东南的一道山谷里。字迹清晰、基座坚固，立于沟道，背靠青山，四周是田，是桥，是一条正在修葺的小路。我们到的时候，正赶上夕阳将落，余晖从西边的山原滑下来，照在碑顶，温暖而沉静，就像那碑文上写的：“死重于岱岳矣。”

这块碑，是为1938年在晋东南一带牺牲的第17师将士而立。立碑的就是师长赵寿山。碑还在，山还在，人已不在。可只要我们还记得，就还有人在山河之间活着。他们是没有名字的，只有这一块碑；他们没有归来的，也只有碑上的悼词。

那天是2005年7月30日的傍晚，山色渐暗，我们静静伫立、默默无语。

那一早，我们是从侯马出发，一路过曲沃、翼城、沁水、阳城，坐一辆面包车，颠簸在煤矿招牌和运煤车之间。山西的山不高，却浩荡，绿色层层叠叠，像是被雨水催得疯长的玉米林。有时候我们停下来喘口气，有时候车里安静得只剩发动机的响声。腿伸不开、头靠不住，后排尤其难熬。但没有人抱怨。

娘子关的城墙在七月骄阳下泛着青灰色的光，我沿着古道拾级而上，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关下是107国道，全是拉煤出省的车，排成长队，路面坑洼，街道和村庄是黑色的，环境十分恶劣。这么一个闻名的关隘，竟是这样的现状。关上还住有人家，十户九姓杨，看样子生活也平常。

爬上敌楼时，天色突然变得阴沉，一阵闷雷滚过，雨点如石砸在城墙上。我们躲在敌楼里，看到湿润的砖缝中到处都是斑斑弹痕。一个村里的老人说，那时守关的陕军不多，每一个士兵都咬紧牙关，不肯退。有人炸掉桥梁，有人堵住隘口，有人趁夜从山道翻上敌后。他讲得动情，我听得心颤。他说：“我们现在的日子是吃白面、喝白酒，可当年那些娃儿是吃黄米饭、喝雨水。他们不肯退，我们更不能忘。”雷声轰鸣，仿佛又听见了雪花山阵地上陕西子弟兵用石头砸向敌人的怒吼。雨幕中的古道蜿蜒如蛇，当年那些穿着草鞋的年轻身影，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向战场，却少有人还。

最后我们来到保定。

卢沟桥事变后10日，一支精心准备的陕西军队，迈着匆匆而又坚定的步伐，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17师师长赵寿山带领下，从三原出发，奔赴抗日最前线——河北保定。士兵们一个一个面情严峻，气壮山河，这些平均年龄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将用自己青春和热血，捍卫祖国庄严神圣的领土。古老的关中平原，见证了自己的儿女的满腔豪情。他们徒步到了渭南，然后换乘火车东出潼关，挥师北上。闷罐子列车上，他们看着擦窗而过的锦绣河山，心潮涌动、情绪激昂。

循着他们的足迹，我们来到平汉（今京广）铁路漕河车站，只为拍一组周恩来副主席当年在这里会见并送别17师官兵的场景。车站寂静，铁轨锈蚀。我站在站台上，想起刚走完长征后才刮净胡须的周副主席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华北之大，已无一张安静的书桌。”

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性之音。而今站台空旷，唯有一列货车缓缓驶过，汽笛一声，惊起一群麻雀。

再回首，大庆关，太阳刚落，黄河水泛着血红色的光。河岸空无一人，只有河风吹动岸边草叶。夜幕降临，河面上泛起粼粼月光。远处传来隐约的秦腔声，像是易俗社当年排演的《血战永济》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记忆就像黄河水，永远奔流不息。而那些渡河而去的年轻生命，已经化作青山，永远守护着他们用热血浇灌的土地。

他们走了很远，却离我们很近。

悦读书吧

用激昂音乐谱写抗战壮歌

——读《〈黄河大合唱〉简史》

□ 钟芳

由诗人光未然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联袂创作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虽然诞生在抗战时期，但时至今日，其铿锵的旋律和激昂的唱词，依然不断激励着无数国人砥砺前行，去传承巍峨的中国精神。新近出炉的《〈黄河大合唱〉简史》，深情回溯这部经典产生的历史，在以史为鉴中唱响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史诗。

这部巨作是中华儿女发自肺腑的时代宣言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它以音符为“盾牌”，筑起了一座抵御外侮的不倒长城。在此起彼伏的传唱声中，传递着博大的正能量。它跨越浩瀚的历史星空，最终凝聚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。在这个历史关头，诗人光未然在渡黄河时目睹了波涛汹涌的壮阔景象，灵感迸发创作了长诗《黄河吟》。冼星海闻讯后，仅用六天便将其谱成交响合唱，作品首演于延安窑洞前的广场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只有众志成城的中国军民。口耳相传中，很快唤醒了民族自觉，亦使《黄河大合唱》成为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精神符码。

从音乐结构上看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由八个乐章组成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脉络。开篇的《黄河船夫曲》以急促的节奏和震撼的音响，表现了中华民族与自然抗争的磅礴伟力。《黄河颂》则转为庄严的颂歌，赞誉母亲河孕育的古老文明。匠心独运的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采用配乐诗朗诵的旁白方式，开创了中国合唱作品的新形式。而《黄水谣》《河边对口曲》不时融入民歌风格，真实讲述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。一波三折的《黄河怒》借助女高音的独唱，展现了战争中的女性悲剧。《保卫黄河》则巧妙运用卡农手法和进行曲节奏，将整部合唱推向了高潮。曲末的《怒吼吧，黄河》以雷霆万钧之势宣告中华民族的觉醒。这种结构设计既体现了西方交响乐的严谨，又融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叙事特点，从而创制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，它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深深地熔铸为一体。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黄河意象，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母亲河，更是全民族的精神图腾。当冼星海用音乐描绘黄河的汹涌澎湃时，他实际上是在隐喻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。特别是在《保卫黄河》中，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的递进式演绎，更是极大地提振了民族士气。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，也深深地感染了万千国民。无论是河中的船夫、对唱的百姓，还是怒吼的战士，最终都汇聚成同一个声音：保卫黄河，就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祖国。总而言之，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一部意蕴深厚的作品，它用浓烈的情感表达，开创了中国现代音乐的新范式。冼星海创造性地将西洋技法与东方音乐相结合，谱写出既有国际水准又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样式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作品还大量运用陕北民歌、劳动号子等素材，极大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。同时，复调写作、配器技巧等西方作曲手法的运用，又赋予作品宏大的气度和音乐层次。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探索，也促成《黄河大合唱》飘洋过海，在世界赢得广泛赞誉。

从历史维度而言，《黄河大合唱》有力地唱出了民族的心声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，它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利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它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。改革开放以来，《黄河大合唱》更以其不屈的精神内核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开拓创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同历史时期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诠释各有侧重，但其“自强不息、团结御侮、奋发图强”的精神内核却始终未变。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感召，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。回望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，冼星海用音符记录下的不仅是黄河的波涛，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。光未然写下的不仅是诗歌，更是一个文明古国面对强敌时的自强宣言。今天，当聆听这部作品时，听到的不只是历史的回声，更是未来的召唤——它提醒世人铭记历史、珍惜和平，更鞭策着我们唱响时代主旋律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传唱不衰的永恒经典。当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悄然隐没于季节深处时，黄河的巨大涛声却仍在我们心中久久回荡，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，更是巍巍中国走向兴盛的世纪强音……

美文小札

漫步汉江赏残荷

□ 曹彦强

盛夏尚未走远，浅秋的气息已扑面而来。孤身一人漫步汉江之畔，即将落下的夕阳余晖洒在静谧的江面上，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盛景与两岸苍翠的草木交相辉映。

无论是青碧的荷叶田田，还是荷花的粉红或洁白，想来这应是夏秋之交的生机盎然与丰富多彩吧！不曾想，我却在矗立着汉水女神像的位置看到了一片久违的残荷。

眼前的荷塘，面积不大，荷叶枯黄、根茎弯曲，还在风力作用下左右摇摆。昔日莲池翠盖红裳，粉嫩的花朵宛若长裙女子翩翩起舞的样子已完全不在，只留下一层层枯残却又倔强的背影和残存在水里的淡淡荷香。

荷从《诗经》中走来，在时光长河里，它见过隋唐长安的繁华，听过秦淮河流过南京的传说，想来自然也见过汉江越过陕鄂注入长江的生生不息。我在水边伫立许久，望着残荷在汉江之中摇曳，心中涌起万千思绪。

仔细观察，这片残荷中有尚未舒展开来的叶子，还有稀稀落落的未曾盛开的花朵，它们自然地折倒在水中，清幽宁静、凄美苍凉。在这宁静的画面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残荷的低语，感受到了它有力的心跳。

干枯的叶片与枝蔓化作灵动的音符，触碰汉江后弹奏出无声的乐章，在时光深处回响。那绰约的身姿坦坦荡荡地展示着萧条之美，像一支笔勾勒出的简笔水墨画晕染开来，映照着季节的更替，也蕴含着不屈的精神，将枯败的美蜕成了一抹孤傲的风骨。

此时，我愈发理解了为何古人钟爱残荷者数不胜数。残荷拂动了“水落渔矶风露晓，残荷数点冷擎秋”的冷峻，吹开了“今日耶溪秋信至，抽残荷叶未逢君”的遗憾；让金武祥生出“忽讶中流红绰约，残荷犹剩一枝秋”的无限眷恋，让陈昂发出“万木方零落，荷先叶自伤”的深沉感慨。

从饮风沐雨到萌芽吐绿，从展露风姿到开花结实，荷见过了春的生机、夏的炽热、秋的金黄。它的每一步成长无不伴随着痛与苦，而正是在这样迎难而上的环境中生长，才让每一片残叶、每一根枯茎无不承载着生命的记忆与岁月的沉淀。这种韵味区别于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热烈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艳丽，往往需要用心感受、慢慢品味。

荷依汉水而生、傍汉水而长，汉水给荷以灵韵，荷给汉水以诗意。水面如镜，恬静自然，一草一木皆是绕梁诗篇。荷不会像浮草般随波逐流，长期被人们奉为廉洁的象征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”的气节被广为传颂，而我更喜欢它所蕴含的哲理与禅意。

许多花儿凋谢之时，总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枝叶萎蔫、绿暗红稀，似乎带着无尽的哀伤。而残荷枝枝如骨，或垂或弯，残叶或卷或舒，干瘪的蓬斗或仰或俯，都在诉说着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。不与百花争艳，不与绿意争宠，只是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，是淡泊亦是从容。这种内敛而不张扬、婀娜而不媚俗的品性令人敬仰。

残荷有着独特的极简之美，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，只有黑白两色的写意。暗淡的茎秆蜷缩着筋骨，像用黑白线条编译出的古老经文，残枝残叶相互依偎，宛如镌刻着美丽传说的甲骨文，每一个字符都从历史深处走来。

一叶残荷，满池萍碎，告别了繁盛，只留下与汉江的“耳鬓厮磨”，其根深植于水中，风干后的籽缓缓掉进水中，化作来年的一朵荷花。

残荷不残，风骨依然。残荷，孤独亦清欢，寥落亦风华，有着向死而生的勇气。残荷是景是诗，更是生命的启示。残荷之美，美在内心、美在坚韧、美在沉淀，它用自己的方式激励人们：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挫折与风雨，才能拥抱更加灿烂的明天。

诗话节令

诗意立秋

□ 靳小倡

喜欢秋天，是从喜欢立秋开始的。

“立秋”像是女子的名字。一个“立”字，端在那儿，像女子端庄娴静、亭亭玉立的样子，低着眉，浅浅地笑，一举手一投足，掉落万千风情。她走过漫长的夏季，风一程、雨一程、鬓角处带着风的微凉、沾着雨的清润，来到你的门前，轻推门扉，秋天便扑怀而来。

被誉为“中国节气申遗画作第一人”的湛江吴川人林帝浣创作了一组二十四节气国画，那幅名为“立秋”的小画颇有意思：一株银杏的瘦枝下，有两片疏淡的银杏叶，一片叶子黄透了，通体金黄；一片叶子呈浅黄色，黄中带绿。银杏叶下，有两只小鸡，依依相伴，亦步亦趋，叽叽啾啾不停，说着体己话。整幅小画，看不到秋天的悲凉，倒是天真满卷、童趣盎然。

我喜欢读宋代刘翰的《立秋》：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色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立秋的夜，清冷、幽静，小乌鸦啼叫着飞走了，只有玉色屏风徒然寂寞地立着。秋风习习一枕清凉，如同绢扇扇出凉风来。睡意朦胧中醒来却找不到秋的踪迹，只见落满台阶的梧桐叶沐浴在清亮的月光中。诗人描绘了一幅立秋的写意中国画，读来让人如同置身其中，竟有些醉，醉在那朗朗的月光与满阶的梧桐叶中。

每年，我是从一朵朝颜花的绽放知道秋天来临的讯息的。很多年前，我在一所乡间学校里教书。每天早上回校，我都要从一条河堤上经过。河堤两旁，长满了各种各样野生的植物，芦苇、野葵、青葙、狗尾草、苦楝树……每年的立秋时分，吹过一阵转凉的风，下过一场久违的雨，也许是感知到了空气中潮凉的气息，朝颜花呼啦啦、齐刷刷地开了，开得河堤两旁遍地都是。天蓝色的朝颜花连成一片，像蓝蓝的天空被人扯下了一角遗落在这里。紫色的朝颜花蔓攀着野灌木往上爬，像昨夜灰姑娘慌乱中掉落的长裙。后来，我离开了那所乡间学校到城里工作，那条河堤路便不常走了。每年立秋时节，我总会陷入一段魂牵梦萦的相思，遥遥地想念那条熟悉的河堤，想念那开遍河堤的朝颜花。

立秋到，家乡广袤的田野在经历了夏日炽烈烘烤的浩劫之后，终在一场大雨中获得重生。早稻已割，稻田闲着，大口大口地喝着雨水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晚稻的插种。落花生已拔完、晒好、归仓。茄田里，一个个紫色身躯肥硕的茄子挂满枝头。南瓜藤蔓爬遍了田边，一个个金黄色的南瓜在硕大的绿叶间若隐若现，像怀孕的新妇羞涩地不敢出门的样子。荷塘里，一个个身材高挑的莲蓬微微颔首，慢慢地由青变黑。它的莲房里，住着精灵一般的青莲子姑娘，又像少女怀春的心事，羞赧而甜美。立秋，万物皆呈子实初成的模样。

我家院子里，我种的狗牙花、蓝雪花、茉莉花、紫薇花开得团团簇簇，花香袭人。让人惊喜的是，那棵隔年的桂花树竟悄悄地吐了蕊，米粒一般的花朵儿躲在枝叶间咧嘴笑，暗香浮动。母亲将新割的黄豆、黑豆、绿豆、红豆分别铺放在圆竹匾里，放在院子的空地上晾晒，黄的黑的绿的红的，煞是好看。感觉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，随便一摆弄，就画了一幅醉美的晒秋图。父亲扛起锄头往菜园上走。他将菜园的空地除草、翻土、起垅，准备种下半年要吃的红菜苔、萝卜、四季豆和小白菜。父亲会一直从立秋忙碌到深秋。

我也不闲着，想起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提到过的精致美食“藕粉桂花糖糕”来，立秋赏味正当时，于是马上动手做。把藕粉、糯米粉、淀粉混合，倒入热水搅拌均匀，加一勺糖桂花，再适度加入凉水，调成糊状，倒入模子中，蒸上半小时，放凉，切块，大功告成。

立秋夜，泡一壶乌龙茶，与家人一边喝茶，一边吃藕粉桂花糖糕，闲聊着，花香缕缕，晚风轻轻，月色淡淡，日子过得舒畅圆满。

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，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，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，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，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，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，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，以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，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，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，凸显地域特色，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，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优稿优酬。

投稿邮箱：

gejiedb2002@126.com

联系电话：029-63903884
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